花潮

# 情系他留山

喻灵芝

神秘的他留山，有着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如今，那里的山水、人情，又在精准扶贫的时代潮流里，重新焕发出新的生命辉煌。他留山中玉水村委会下属的玉黑嫫村民小组的点滴变化，正是这种生命重启的真实见证。

七月，是雨水的季节，连阴霾薄雾里不能长时间露出笑脸的阳光，也带着潇潇水汽的温润；天空之上，浓厚的积雨云层，随季风的吹拂变幻着云舒云卷。他留山在这个涟涟雨季里生长出满山遍野葱郁清新的青绿，展示着动人心扉的勃勃生机。

我一直在他留山苍翠的山峦群峰里寻找着那个叫玉黑嫫的小村庄，它是玉水村委会下的一个村民小组，是我所在单位农业发展银行丽江市分行精准扶贫挂钩帮扶点之一，我曾多次在“转走访”活动中，随同单位同事一起走进这个他留山小村，走进帮扶对象家中，只是从未留意过它在他留群山中的确切方位。在一位玉水村委会干部的指点下，我在村委会后面高高的半山腰之上找到了它的位置。那是他留山上稍微突起的一段峰峦，远远望去，依稀可见的几幢白色房子掩隐在茂密的林木之中，宁静安详，雨后飘渺如纱萦绕着村庄的淡淡薄雾，散发着特有的神秘与梦幻。我凝目远眺时，居然看见一辆白色的小轿车沿着山峦间隐隐约约的公路，快速开进了玉黑嫫小村。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是不是看花了眼，小山村竟然通公路了。事实上，经过三年来党政各部门及农发行丽江市分行等各级挂钩扶贫单位的联合帮扶，小山村早就发生了很大程度的变化，“村村通公路”的道路硬化工程，已将水泥路面修到了村里面。

我随同大家一起坐着公务车，从玉水村委会出发，沿着一条崭新的绕过山峦的水泥公路，缓缓开进玉黑嫫村，到达村边山梁上。车一停下，我急切地挪动双脚从车上下来，站在了坚实的水泥路面上。伴随着惊喜与欣慰的注视，我的脑海里禁不住叠现出上两个月，我与同事们在雨季里打着雨伞踩着滑滑的泥浆地，从这条山间公路进到挂钩扶贫村的情景，连记忆中那三只大白鹅站在路中泥水里曲项而歌的情景都历历在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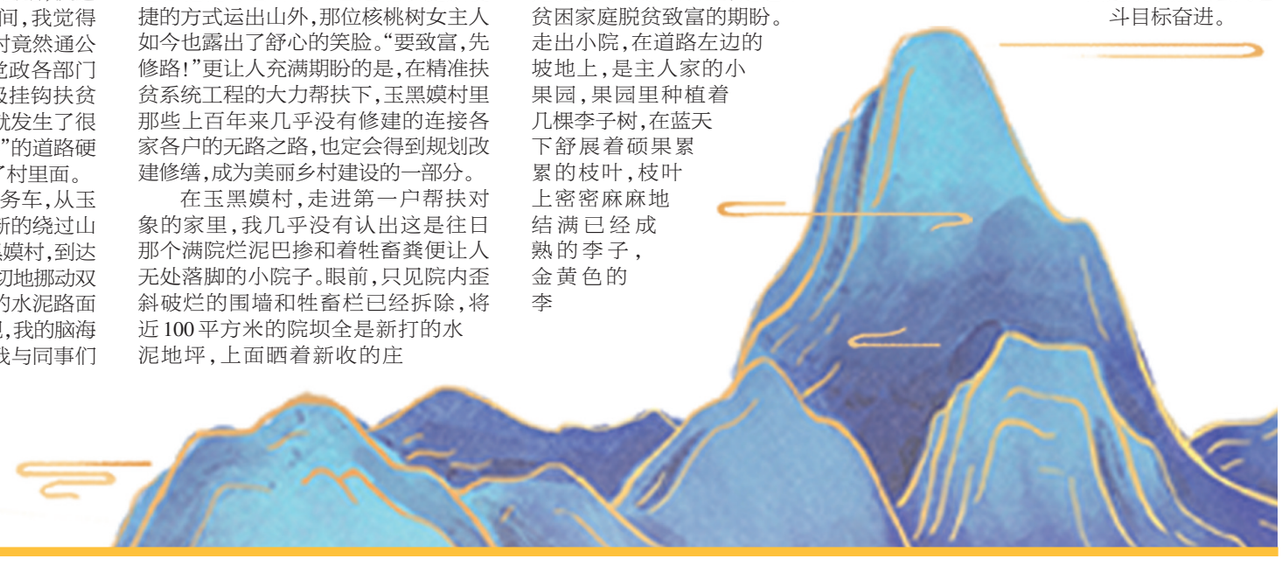
玉黑嫫山村是一个在岁月流逝里，依照山形地貌的自然条件顺势形成的小村，村民各家之间只有常年踩踏出来的山间小路相联系，偶尔有几处人工修垫铺设过的路段或石阶，有些路段沿坡而下满是圆团状的卵石，走在上面滑而不稳，很难走。在雨季里走访挂钩贫困户时，从一户人家走到另一户人家，有时需要在浸泡着污水稀泥的烂泥沟里手脚并用地攀爬而行。第一次入村家访挂钩贫困户时，在村中一棵树龄在百年以上，树冠高大枝繁叶硕的大核桃树下，核桃树的女主人曾经说起过这些年产量不过三五百斤卖不到几个小钱的核桃，因为村中路不好，没有人来收购，自家又没有车，要将核桃背到六德乡街市上才能以一斤一块钱的价格换成钱。这乡村的道路啊，就像是联通大千世界的生命线，乡村道路作为农村基础设施之一，其建设和完善状况，无疑在乡村发展与帮贫脱困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今，玉黑嫫村与外界联通的乡村主干道全部铺建成了水泥路面，那条曾经是大马力的越野车都要吼叫着才能冲刺上去的崎岖弯曲泥泞不堪的乡村土路，已经随着精准扶贫的真实业绩建成了水泥路面。令人欣慰的是，他留山中的他留黑毛猪、他留乌骨鸡和他留粑粑等各种特产因之能以更加便捷的方式运出山外，那位核桃树女主人如今也露出了舒心的笑脸。“要致富，先修路！”更让人充满期盼的是，在精准扶贫系统工程的大力帮扶下，玉黑嫫村里那些上百年来几乎没有修建的连接各家各户的无路之路，也定会得到规划改建修缮，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一部分。

在玉黑嫫村，走进第一户帮扶对象的家里，我几乎没有认出这是往日那个满院烂泥巴掺和着牲畜粪便让人无处落脚的小院子。眼前，只见院内歪斜破烂的围墙和牲畜栏已经拆除，将近100平方米的院坝全是新打的水泥地坪，上面晒着新收的庄稼，整个院子变得视野开阔，台阶上的正房厢房也因此亮堂起来。在正房走廊上举目展望开去，近处的庄稼农舍、远处的林木山景还有更远处的天边流云尽收眼底，顿时让人心旷神怡，昔日贫困潦倒的贫穷小院，一转眼变成了一个风景优美之地。阳光正好，清风拂面，我们与男主人谈及帮扶工作的相关话题时，男主人脸上掩饰不住笑意的表情透露着对家境改善的由衷欢喜。卫生间屋顶高架着的色彩鲜艳的太阳能管架在蓝天映衬下格外明媚，似乎诉说着这个四口之家新生活的开始。

走进第二户帮扶对象的家里时，主人不在家，小院整洁干净，院内新修的卫生间分设成两个小房间，一个用作沐浴室，里面安装着时髦的圆盘形喷头淋浴器，沐浴室旁边的另一个小房间里有一张崭新的木床，床上高高地堆放着全新的床垫、被子等床上用品。紧挨着卫生间的是牲畜房，新的空心砖墙体、新的瓦屋顶和结实的木栅栏，让这幢明显翻修过的两层牲畜房显得干净整洁。令人惊叹不已的是，这户人家女主人的丈夫已因病去世，女主人曾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如今在各级政府给予她们的物质援助下，她们家已焕然一新。加之女主人有一个能干的小女儿，本科从云南大学生物学专业毕业后，又继续进入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进行硕博连读的学位攻读。这个女孩子可以说是穷山沟里飞出来的金凤凰，更是她寡居的母亲的希望，是这个贫困家庭脱贫致富的期盼。走出小院，在道路左边的坡地上，是主人家的小果园，果园里种植着几棵李子树，在蓝天下舒展着硕果累累的枝叶，枝叶上密密麻麻地结满已经成熟的李子，金黄色的李子在阳光照射下闪现着温润的光泽，我的心也流淌着蜜一样甜美的感觉。

在玉黑嫫村走访到第三户挂钩贫困户，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妇人。老人的女儿已经出嫁，小儿子在外打工。同行的村干部告诉我们，老人已纳入民政低保救助范围，最基本的生存生活条件已有保障。老人家身材瘦小，依然健谈，深陷的眼窝里目光闪烁，脸上绽开的笑容堆满岁月刻下的印痕，那是深深浅浅的皱纹，里面隐藏着老人所有过往人生的酸甜苦辣。带路的村干部用他留人的语言向老人家转达我们走访看望她的关爱之意，老人用温暖的笑容回答我们的友好探望，想着她未来的生活已有保障，我在心里也祈愿着她在外地打工的小儿子不仅仅把钱寄回家，还能够经常回家看看老母亲。联想到精准扶贫工作“五个一批”工程里有“社会保障兜底一批”的政策，暗暗为老人家已经纳入了此项政策的社会保障范围感到欣慰。

走出玉黑嫫村，雨后初晴的太阳正在温暖地普照着万物大地。蓝天白云下，大雨冲刷过后的他留山，绿树葱茏，山峦青黛，山间居住人家的房屋高高低低地散落在山坡上，青瓦白墙的村庄在苍翠欲滴的山坡沟壑间隐隐闪现。我在坚实的大地上大口呼吸着湿润的空气，感觉他留山正在被日渐改变的生活唤起新的生命力。是的，他留山，这片茶马古道上的神奇之地，正在开足马力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奋进。



# 妈妈的手艺

杨亮

去年春风刚起，生机初露之时，妈妈却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熄灭了烛光，安详地离开了我。带着她的一身好手艺、带着她坚强慈善的精神，轻盈地飘走了，匆匆地成为了春天的一片落叶。

最初认识妈妈的手艺，是在有了记忆的童年。

那时候农村妇女都喜欢系一种盖面绣花的蓝布或灰布“围腰”，这种“围腰”既是一种服装的装饰，又能起到保温保暖的作用。围腰上有个袋子，还能装一些小物件及零碎用品。当时昆明行政辖区的官渡、西山、呈贡、晋宁的农村中老年妇女都差不多是一样的打扮，喜欢在腰间系一条“围腰”。由于当时物资匮乏，买布不仅仅要钱，还要布票。所以，家庭条件差的，至少也要有一块“围腰”，而家庭条件稍好的，会同时拥有几块花纹盖面不同的“围腰”。因此，邻里街坊的张大妈李大婶的，就时常有人送围腰的盖面来请妈妈帮忙画上类似于花开富贵、金鱼戏水、喜鹊报春等等的吉祥图案，然后拿回家用彩线绣出来。谁家的女儿或儿媳的手巧不巧？就看大妈大婶的“围腰”就行了。

妈妈白天要参加生产队里的集体劳动，下农田干活挣工分。晚上回家来就画图案，有时候没电，她就点个煤油灯。她做事很是认真，在吃饭用的方桌上画，要先检查桌子四只脚必须平稳，然后铺上一层旧报纸，再在报纸上铺上布，布要铺平整，布的四个角要用稍重点的物品压上，然后先用片状的滑石粉来画，以便进行修改。画出图案来后，叫这些大妈大婶过来看，没有修改意见了，就用毛笔蘸上调淡了的墨汁，行云流水、挥洒自如、一笔一画地画出来。当时村中的很多中老年妇女系的“围腰”都是妈妈的杰作。再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也逐渐融入了城市的生活，“围腰”这种物件逐渐地淡出了家庭生活，就只有老奶奶们，还来找妈妈画“围腰”的盖布了。

除了画“围腰”盖面外，也有大姑娘小媳妇的送来鞋面、枕套什么的，请妈妈帮忙画上鸳鸯等图案，妈妈都是得心应手。以至于妈妈八十多岁的时候，很多老人都被城市同化了，已经不系“围腰”，她仍然保留着穿绣花鞋、系绣花“围腰”的习惯，这也是妈妈对自身社会价值的肯定，对昆明坝子里刺绣文化的传承。

妈妈还有一个手艺是裁剪，尤其是老人穿的对襟衣服、棉衣（棉捆衫）。她用一把家庭用的剪刀、一根线，就能裁剪出合体的衣服。那根线，其实就是妈妈的“量衣尺”。直到去年，妈妈已经八十七岁了，还有同村老人托了亲戚带来衣料，让妈妈帮忙裁剪一件对襟衣服。我怕妈妈老眼昏花无法完成，想婉拒了亲戚。但妈妈坚决不肯，说都是老邻居了，不要辜负了人家的一片期望。更何况现在的人家也找不到什么地方还能裁剪这样的衣服了，最后妈妈还是完成了这个心愿，这件衣服也成了妈妈一辈子剪过的最后一件衣服。

大自然的一年有四季，而农村妇女的一年只有两季，就是农忙季节与农闲季节。但是，对于贤惠勤劳的农村妇女来说，所谓的农闲季节，就是个说法而已，一家人的穿衣穿鞋，可都指望着农闲季节里妈妈的那双巧手。纳鞋底看似是每位妈妈都会的手艺，有点像炒家常菜，而实质却不然。千层底的铺设技巧与针脚的疏密，直接决定着鞋子的使用寿命。鞋子养不养脚？好不好穿？决定着孩子的成长和健康。有的家庭做了千层底布鞋却磨了小孩的脚，只好拿来请我妈妈帮修改。因为妈妈有这些手艺，所以我从来没有穿过磨脚的鞋子。我是穿着妈妈亲手纳制的千层底布鞋长大的，直到读小学五年级，家里托亲戚从上海买来一双“回力”胶鞋，我才第一次脱下布鞋穿上胶鞋，后来，皮鞋又走入了我的生活，一穿几十年。虽然鞋子越穿越高档，材料越来越好，但是，我又怎能忘记童年穿过的那些“剪刀口”的布鞋呢？那千针万线的穿越，是妈妈对我密密麻麻的爱！穿着妈妈缝制的布鞋，走的每一步路都安心。在我四十八岁的时候，妈妈以老迈之躯，还为我做了一双老式的“剪刀口”千层底布鞋，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人生会走很多路，有好走的，也有不好走的，但要坚强地走过去，不能走偏了道。这双鞋，老式一点，你现在穿不了，待你退休之后，回到老家，还是可以穿的。”妈妈送给我的，不仅仅是一双布鞋，分明是一份嘱托，一份期待。穿着它，漂泊的游子才找得到回家的路，才找得到童年的快乐和永远的母爱！

我对妈妈的手艺和精神是崇敬有加的，生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一个月的她，在家中六姐妹中排行老二，童年读过几年书，但没有专门学过裁剪绘画。是在几十年日常的生产生活中自己慢慢摸索，最后成了农村手艺人的。用现代语言来形容，妈妈是属于那种自学成才、顽强拼搏、造福桑梓的人。

为村民乡邻裁剪绘画，这些都是全手工的活路，不管出工干活多苦多累，妈妈都乐意帮群众解决这些需求。几十年来，我没看见妈妈收过谁的一分钱。一位农村妇女，对理想与信念不会表达，只懂得朴朴实实地做人做事。

# 故乡 故乡

邓毅

夜晚，骑行在环滇绿道上
几多欢喜，感触
夜里，竟梦儿疯长
我贪婪打量
夕阳下的故乡
光影飘摇斑驳
仍鸟语花香

多少儿时的碎光啊
闪耀在老屋脱落的泥墙上
为一家人遮风挡雨的大木门
为我开启了逐梦的征程

没有小桥流水的农家院子
孕育了我生命的风骨
为老屋的子子孙孙
护佑着祖传的忠义和善良
留守还是远行
人穷，却不穷志
荣与辱，我们的脊背都是昂然笔直

故乡啊，我生命的摇篮
你给予我不灭的生活信念和温度
让漂泊在外的我时时取暖，悠悠思念
看不够你的恬淡
听不够你的宁静
还有，还有
母亲唤儿的声音
那融融的暖
足以驱走我一生的寒冷

故乡远啊，我魂牵梦萦
故乡近呢，我时时还乡

# 乡愁的味道

陈泽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杀猪分肉的历史发生在1976年以前，猪肉的肉香至今都让人回味，是我童年、少年时期最难忘的事情之一，成为我思念故土，回味乡愁，梦里常常笑醒的情感寄托。

我的出生地在今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南诏镇南山村。那时，正赶上国家“三年自然灾害”，“吃不饱，穿不暖”成为一代人刻骨铭心的记忆。后来又赶上“文革”，村民一边参加运动，一边参加大集体生产劳动，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得靠苦“工分”吃饭。一年四季如此，连除夕当天，都要一早出门到地里干半天活计，日复一日为苦“工分”辛苦奔波。令人吃惊的是，即便天天像陀螺一样不停歇地劳累，我也没有听说过或见过大人们叫一声苦。不仅如此，每个人的精神面貌都很好，始终保持着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状态。那时候流行的热词叫“战天斗地，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说到当时的贝忙生产队大集体养猪的事情，数十年过去，现在已记不清始于何年又止于何年，但可以肯定的是，持续时间不长，大概只有两三年的时间。记得养猪有面积宽敞的场地和传统的木栏及土基围成的猪圈，有专职饲养员。平时喂什么饲料及汤食，打什么预防针，什么时候将猪吆出去放风晒太阳，到河沟里拱土洗澡吃草，也有一应的计划安排。猪的喂养时间依约定俗成的传统习惯，至少在一年以上。又因为要到过年才能杀的猪，所以称之为年猪。

我看到喂猪的饲料有豆糠、米糠、麦麸、油枯，以及青菜、白菜外皮，还有洋芋皮、蔓菁皮、地瓜藤、红薯藤、红苕藤、包麦秆之类，少数时候喂蚕豆、豌豆、包谷等，伴以泔水等物，算是给猪过年改善生活。猪的品种是本地黑毛猪和黄毛猪，由饲养员安排配种，等老母猪生养后，继续悉心饲养。待猪长到一定阶段，饲养员会叫来劁猪匠对牙（公）猪、母猪进行相应手术。这样，失去生育能力的牙猪、母猪才符合年猪的饲养标准。饲养员也不会被扣工分。不仅如此，将猪养好了，还能多得工分，被生产队夸奖表扬。很有归属感、自豪感和成就感。

贝忙生产队杀猪的日子，一般情况下选择在农历八月十五日或过年前一两天。届时，生产队会提前在高音喇叭里通知，同时张榜公布消息。喜不自禁的村民更是热情似火，奔走相告，满怀期待与渴盼，期盼着杀猪分肉的日子。

杀猪当天，宽敞的杀猪现场围了很多人，杀猪地点就在贝忙生产队中队的养猪场坝上。只见临时砌好的烧水处火苗熊熊窜动，蓝焰袅袅；大铁锅里烧开的水翻滚着，热气腾腾。因为平时的饮食多半清汤寡水，所以那些被饲养了一年多时间的几头大黑猪，膘不是特别肥壮。很快，从杀猪到浇上开水烫毛，猪很快就杀完，然后就是将猪肉分成一小堆一小堆，杀猪匠和饲养员要忙活持续大半天时间。

最值得称道的是，分好的猪肉搭配均匀，皮肉相连，肥瘦适中，重量相差无几，每一份在两斤左右。被报纸包好写上序号放进无数个篾编的大簸箕内。那场面看上去蔚为壮观。不少人甚至已经馋涎欲滴。分肉时，现场采取抓阄的办法决定。每家派出一个代表随手抓阄。当打开包裹猪肉的报纸时，一个个笑得合不拢嘴，无不感受到了生产队大集体的温暖。“长短点，不要计较，能有这么好的猪肉分了吃，已经是磕头碰着天了。”从我懂事以来，印象中的贝忙村民就是这般朴实善良，仁厚待人。遇见不平之事，村民也敢于站出来仗义执言，维护公序良俗，伸张正义。

话说贝忙生产队的社员们欢天喜地将分得的新鲜猪肉拿回家，或小炒，或回锅，或凉拌，或熬汤，味美异常。以小炒肉为例。炒肉时，干辣子或青辣子、葱段、老姜、草果面、面酱或酱油等作料一样不能少，然后掌握好火候，这样炒出来的小炒肉色香味俱全，吃起来鲜嫩爽口，下酒下饭自不在话下。还有一个因素，那时候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一个个糙肠寡肚的，一年之中有大鱼大肉的日子屈指可数，能沾油荤的生活也是少之又少。食不果腹是常态。所以，又想起智者说过的那句话：世间之物，数饥饿时吃东西最美味，最香甜，也最好吃。

除了杀猪分肉，贝忙生产队还有杀过水牛分肉吃的历史。我记得我家就分到过一大块牛心，一家人将它煮熟了切片凉拌打蘸水吃，也是好吃得流口水。蘸水里有油辣子、芝麻、草果面、葱姜、芫荽、面酱等，相当爽口提味，至今依然是巍山民间的一大特色和传承。

随着社会发展进步，贝忙村民的衣食住行各方面已今非昔比。当一些年轻人听我讲起贝忙村杀猪分肉之类的往事时，无不觉得十分惊奇，难以置信和想象，像是天方夜谭。作为亲历者和见证人，我一直把值得留恋的东西当作不可再有的精神财富，视若珍宝。它像一束光，照亮我继续前行的路，使我更加爱惜今天来之不易的生活。

# 樱花焰 樱花魂

白付平

头天晚上和朋友相约去沈家山看樱花，习惯周末赖床的我便早起了。恰好这天天很晴朗，我们沐浴着灿烂的朝阳，沿着沈家山出发了。

沈家山位于滇东曲靖马龙区西南端，与城紧紧相连。老远望去，沈家山郁郁葱葱，宛若镶嵌在城头的绿色眼睛，眉梢上还悬挂了一弯樱花红，显得格外耀眼而迷人。

我们兴致勃勃地往前走，转一道弯，又爬一个坡，忽然间，我们的心被山顶上漫山遍野的樱花点燃了。只见那一树树樱花争奇斗艳，活像一只只粉红色的蝴蝶，爬满了枝头。再放眼望去，那开满朵朵花瓣的近千亩樱花，像一片鲜艳的花海，映红了天，映红了地。

漫步幽深的樱花道上，我们不断看见从昆明、曲靖、宜良等地的游客相约而来。众多的游客和绚烂多彩的樱花相衬相映，这种“人面樱花相映红”的诗意美景，瞬间撩拨着我们的兴致，让我觉得是与樱花的“艳遇”，彻底被樱花俘虏了。

我竟然抑制不住地吼道：“哎呀！这樱花太美了，简直就像仙女下凡啊。”我被迷住了，几位游客看我有点得意忘形，转身示意笑了笑。朋友竟然还记着我的“账”，稍有责怪地笑着说：“你不是不相信吗？昨晚我跟你说沈家山的樱花盛开了，你还笑话我在说大白话呢。”

我稍有羞涩，顿觉自己不是“花痴”，而是个“糊涂虫”了。一段时间来被繁忙的工作困扰，淡忘了故乡的樱花，我心有愧意地说：“前几天我从朋友圈里只看到武汉大学樱花才零星开了几枝，老想着故乡的樱花会开得迟一些，没想到樱花早爬满树梢了。”朋友嘿嘿笑笑说：“武大的樱花是驰名中外，确实大气而娇美，但你也不能低估故乡的樱花啊。”“是是。故乡的樱花虽不是大家闺秀，但它有小家碧玉的芬芳！”

有幸徜徉在这千树万丛的樱花林中，我被樱花包裹、触摸着，犹如体验了一回滋心养肺的“桑拿”，荡涤了诸多的不爽，没有了往日的压抑和沉闷，感到神清气爽。

看我久久伫立樱花丛中，无限遐想，又看着我像喝了一壶樱花酒醉得呆乎乎的，朋友跑来搅乱我的思绪说：“哎、哎。看你被樱花仙子迷倒了。走，拍几张照片给家人朋友们瞧瞧。”

哦，是啊。到沈家山别忘了拍樱花美景。我掏出手机忙着就找樱花开得最艳、照相位置最好的地方。结果大都被其他人捷足先登了。只见熙熙攘攘的人们，有的手拿着专业相机，而绝大多数是用随身携带的手机，不停地给一同来的家人或朋友拍照。那姿势，那体态，多种多样；有的依傍着灿烂的樱花，搔首弄姿，想借用樱花来映衬自己的美；有的一家几口，站在樱花树前，借用绽放如巨伞的樱花做背景，中规中矩，照一张全家福。还有热恋中的青年男女，甜蜜地相依相偎在樱花树下，拍下一幅与樱花的不了情。

我不想惊扰他们，忙着用手机快速地抢拍下一些照片。朋友却纳闷了，问我：“你自己不拍，忙着照别人干什么？”我笑着提醒他说：“你别忘了，我在文旅部门工作，这些照片以后用得着呀。”

忽然，在一片长长的樱花树下，只见几个身穿花裙子的姑娘，用纤细的手指不停地拨弄着古筝琴弦，她们用娴熟的演奏技艺，演奏出了《渔舟唱晚》《平湖秋月》等古老而优美的曲子。十多架古筝演奏的交响乐，似泉水叮咚，似山谷幽兰，又似英雄豪杰，时而紧急，时而舒缓，时而悠扬，如浪似卷，荡漾于樱花丛中，又响彻于上空。在这樱花谷上忽然聆听到古筝曲，我的魂魄顿感被优美的旋律沉醉了。

转过一道樱花坡，蓦然间又见一片美丽绽放的樱花挤满眼帘，犹如一团团熊熊燃烧的火焰，扑面而来，给人猝不及防地被“樱花焰”掳走了。

我为之兴奋，抑制不住情绪，忙着拿手机，摆弄各种照相姿势，巧妙地应用远景、近景，甚至特写，不失时机，“哗、哗”地拍摄。镜头由远至近，又由近至远。那一朵朵、一枝枝、一簇簇，甚至一片片，红如仙桃，白如雪糕的樱花，宛如一卷卷浮云尽收手机里。

此时此刻，樱花和我，我和樱花，融为一体了，我彻底被这些樱花簇拥、包围、征服了，贪婪地享受着这场樱花盛宴，忙得脚不沾地。朋友急不可耐地跑上来说：“不累吗？满脸汗津津的。”我微微地笑笑，开心地说：“这有啥累的，我们不都被樱花迷醉了吗。”朋友激情飞扬地说：“是啊，在这仙境般的樱花园里，不题诗吟诵，不放开歌舞，太可惜了。”

朋友即兴发挥，套用《小城故事》的歌曲，扯开喉咙就演唱：“马龙樱花多，充满喜和乐，若是你到马龙来，收获特别多，看似一幅画，听像一首歌……”具有“歌唱家”头衔的他，歌声清脆悦耳，美丽动听。

我情急之下，想到了前些日子写的《樱花红 樱花美》舞蹈脚本中的几段唱词，声情并茂地朗诵道：“樱花开了红艳艳，樱花谷上爱涟涟，樱花红了美如焰，樱花迷人露红颜……马龙樱花红满天，沈家山上好迷恋，八方宾朋如浪卷，樱花丛中笑开颜……”

像蜜蜂采花蜜一样，我们不停地在樱花间来回穿梭。

樱花灼灼，情有万千，依依惜别。我们的脚像灌满樱花铅似的，缓慢地、默默地，行走在回城的路上。看来我和朋友都被沈家山的樱花灼伤了、勾魂了。

云南日报 | 文学奖
YUNNAN DAILY PRESS PRIZE IN LITERATURE
第十三届
主办
云南日报文体教科中心
云南省文联 | 云南省作协
永仁县委宣传部 | 永仁县文联
投稿邮箱 baaaa789789aaa@163.com